

希臘的天空

外交生涯憶往

(十二)

● 劉達人 (前駐菲律賓代表、駐希臘代表)

外交禁忌政經分離

對西歐外交的因應困難

一九六六年三月，我曾在駐義大利大使館任參事，乃第一次到歐洲地區服務，再次來歐洲工作則是二十六年後，於一九九二年七月擔任駐希臘代表。我首次到歐洲工作時，我國與西歐的許多國家還有外交關係，我們以外交官身分在歐洲國家辦事，事情雖不一定辦得通，但至少對方之外交部或政府官員在接待時，會尊重我們的身分、職位，很有禮貌，完全依照公認之國際公法規則來規範，故彼此間之交往程序或禮儀，是可以預期的。

當再度重回歐洲服務時，我國實質地位已經不同，臺灣的經貿實力早已受到世人重視，到歐洲觀光旅遊的臺胞人數也已

大增；歐洲人至少知道臺灣在那裡，也清楚知道臺灣是一個盛產日用品和電腦的國家。可是當與他們正式交往之際，隱然覺得有一層屏障，對方不見得以「同行」相待，他們認為我們不是代表一個國家，只是一個商業實體之代言人，有如代表香港或大阪來辦理交涉，為商務貿易人員，而不是外交官。雙方關係處於低調狀態，癥結所在是無邦交，認為我們並不是代表一個主權國家發言。

歐洲國家對於傳統國際法非常尊重，因此十分重視「外交禁忌」(Taboo)，既然他們的政府已承認中共，與中華民國斷交，就不能與我方代表們有任何正式的官方來往。臺灣由於經濟實力日益強大，歐洲國家在需要拓展對華貿易或投資情況下，他們秉持著「政經分離」原則，在理念

、作法上都循此原則，認為談生意和談政治外交，不能混為一談。因此，我國與歐洲國家的外交進展遠較其他地區困難，我方常須以低姿態來處理。我覺得西歐國家泰半是十五、六世紀以來民主政治的典範國家，其中有若干國家長久以來即扮演著國際間外交、政治談判的主要角色。故西歐各國政府特別重視國際法、條約、協定等約束，決不肯輕易違背。

西歐國家中除英、法、德等少數國家外，大都對臺灣事務——甚至中國事務，缺乏歷史性之淵源或情感，因此對中國或臺灣都著重政治現實，以權衡長期性利益所在。西歐國家在中共強權籠罩下，對我國形式上之冷漠，或者是情感上之隔閡，乃成為不可避免、不易改變之事；其不似非洲或中南美洲等發展中國家，由於資源與

權力有限，國內政治不安定，對外關係常可為現實利益所左右，而搖擺不定。我國與西歐的務實外交關係，常會遇到法理上之困難，無法順利推展，是為一大憾事。過去，我國傳統政策上的「重美輕歐」傾向，或許也是一九五〇年代以後歐洲國家對我國淡漠的原因之一。我國要與西歐國家保持有效的溝通管道，並非難事，尤其是經貿方面，但一旦雙方要進行外交、政治層面交往時，則困難重重，很不容易提高外交層次。這是我個人對歐洲外交推展困難之一點經驗。

種 族 溶 爐 彈 藥 倉 庫

巴爾幹問題的複雜性

巴爾幹半島素有歐洲火藥庫之稱，一九一四年七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在此地區的塞拉耶佛(Sarajevo)城爆發。從地理位置上看，希臘是屬於巴爾幹半島，過去與阿爾巴尼亞、保加利亞、羅馬尼亞、南斯拉夫等國家，同被土耳其之奧圖曼帝國(Ottoman Empire)所統治。一八二七年，希臘脫離了奧圖曼帝國，爭取獨立後，在型態上與巴爾幹地區已分離，後並加入西歐國家陣營。

一九九〇年代，巴爾幹半島的新問題都集中在南斯拉夫地區。自一九八〇年南

斯拉夫聯邦的元帥狄托(Josip Broz Tito)死後，至一九九〇年該聯邦已逐漸分裂成六個國家，即：1. 波士尼亞—赫塞哥維納(Bosnia-Herzegovina)，2. 斯洛伐尼亞(Slovenia)，3. 克羅埃西亞(Croatia)，4. 塞爾維亞(Serbia)，5. 蒙特尼哥羅(Montenegro)，6. 馬其頓(Macedonia)。

巴爾幹半島原已存在著民族複雜、宗教複雜、政權複雜等問題，是一多事之區，現又再逢多事之秋；南斯拉夫聯邦分裂後，使得聯合國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(NATO)甚至美、英、法、德、俄五國政治家大傷腦筋。談判調停、停戰、簽約，一再破裂；接著又發生內戰，又再談判簽約，循環不止。一九九六年已進入第七個年頭，但仍無真正和平解決之希望。

巴爾幹半島，論民族，有斯拉夫人、保加利亞人、阿爾巴尼亞人、希臘人、土耳其人、匈牙利人等，人種相當複雜。論宗教信仰，有希臘東正教、回教、天主教，另有少數基督新教徒。論政權，從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，雖共產黨政權瓦解，但除希臘外，真正推行民主政治的國家

不多，大多數是假民主之名，行獨裁之實；欲進展到真正民主，尚需時日。

綜觀歷史，整個巴爾幹半島完全被單一政府控制只有兩個時期。第一個時期是在十四至十七世紀，被土耳其奧圖曼帝國所統治，其時間較長。西元一三七一年，土耳其回教徒佔領半島，直到一六九九年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王朝(Hapsburg)取而代之，並佔有半島。其後半島上則有短暫的塞爾維亞大公國、王國、南斯拉夫王國。第二個時期是在一九四〇年代，德國希特勒佔領了半島，為期較短。當時，有狄托游擊隊，活動頻繁；德軍於蘇聯前線敗退後，放棄該半島，於是半島上各國紛紛獨立。一九四六至一九八〇年間，半島上有狄托的聯邦政府。

半島上居多數的斯拉夫，因宗教信仰不同，又劃分為信仰希臘東正教之塞爾維亞人(Serbs)、信仰天主教之克羅西亞人(Croatsians)，至於信仰回教之人民，並非全為土耳其族裔。有部分是被東正教、天主教所排擠，屬於下層社會的斯拉夫人，他們被迫加入回教。

俄國人、希臘人因信奉東正教，故支持塞爾維亞人。德國人、奧地利人同為信

中奉天主教，又是大戰期間的伙伴。故支持克羅西亞人。土耳其及埃及、巴基斯坦、沙烏地阿拉伯等回教國家則支持島上的回教徒（Muslims）。由於國際關係，前南斯拉夫聯邦分裂後之六小國，錯綜複雜，彼此間難以言和，加上種族歧見、宗教仇恨，以及外國之干預，不斷發生流血衝突，恐非短時間內所能徹底解決。目前國際上強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富如美國，對待蘇聯尚可發揮大的功效，但面對歷史性的巴爾幹問題，則無妙計可施。

戰爭屠殺生命何價

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，塞爾維亞、克羅埃西亞、波士尼亞三國總統為爭執領導權發生衝突，雖經美、德、俄、法、英五國調解，於巴黎簽署和平協定，各自退讓一步，撤退至波士尼亞國的各停戰區，而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派六萬名部隊常駐該地，隨時予以監督。雖是如此，但前途仍然充滿變數，隨時都有可能開啟戰端。

巴爾幹半島六年殘酷內爭，以及大規模的戰鬥，屠殺異教民族，造成數十萬人民的死傷、遷移、流亡，其遠因固可歸之於數百年來不同族群間錯綜複雜的仇恨；

近因則為狄托元帥死後，南斯拉夫聯邦政府權力式微，而地方政權逐漸高漲的結果。綜觀之，亦可說是當地若干宗教信仰的排他性所造成。由於希臘東正教、回教、天主教等均富排他性，且各視其為替天行道，代神發言的權威組織。此外，他們在儀式中又摻雜部分迷信，使信徒們堅決信仰不疑、強烈排他，且積極介入世俗事務與人類心靈征服。由善良一面觀之，篤信宗教固可移風易俗，救助苦難，淨化人心，維持社會秩序，造福人類。反之，如被

用以為挑撥種族仇恨，干預政治，謀取權勢，侵略外邦之工具，則遭禍無窮。在我國歷史上，漢代的黃巾之亂，以及近代的太平天國、白蓮教、義和團之亂等，皆是打著宗教旗幟，到處燒殺擄掠，死傷不計其數，行徑殘酷，赤地千里。

目前巴爾幹半島的混亂戰爭，一直綿延不絕，且每下愈況，實不亞於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的宗教戰爭；其殘暴、屠殺、姦淫、貪婪、專制、獨裁之處，罄竹難書，不一而足，人權毫無保障可言。就以波士尼亞一國而言，境內即有六十萬名難民流離失所，遺留下的屠殺墳場有三百個之多，此種破壞力量，令人不寒而慄。展望

到公元二千年，似乎尚難有和平之希望。

亂邦春秋和平部隊

巴爾幹半島目前的問題，可歸諸歐美幾個主要國家的領袖和外交首長們，他們的遲疑不決、缺乏遠見和宏觀，使得問題非但未能解決，且更形惡化。一旦遇到棘手問題時，才臨時想辦法去解決，一如火燒大了，才去提井水救火，以致發展到目前無法收拾的地步。現在牽涉到巴爾幹糾紛的國家有德國、俄國、法國、英國、美國、希臘、土耳其以及中東回教國家等多個，大家均各行其事。巴爾幹半島的六個新獨立國，他們則利用各列強之不同觀點、各別主張，混水摸魚，趁機作亂，結果整個巴爾幹半島一團亂，無人可以給予清理或徹底解決。從事件發生之始，國際間即成立有五國小組，以商討解決之道。後來英國前任外長卡靈頓（Lord Carrington）、美國前國務卿范錫（Cyrus R. Vance）、瑞典前總理皮爾德特（Carl Bildt）均參與商討行列；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斯多福（Warren Christopher）及助理國務卿巡迴大使郝爾布魯克（Richard Holbrooke）等國際知名人士亦曾主持協調、談判、和解，但

由於彼此都缺乏遠見，或徒具遠見而不克執行，致使得問題愈來愈糟，至今猶紛爭不已。一九九六年三月，聯合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共有三十五國，派出六萬名士兵組成和平軍，其中美軍佔三分之一，駐紮在該地，可謂勞師動眾，但並未見到功效。一九九六年九月波士尼亞國執行「德頓和平協議」(Dayton Peace Accords, 一九九五)，完成大選，由塞裔、回裔、克裔三大族群的代表領袖共組成一個總統委員會，分享治國的權力。但能否步上坦途，猶待觀察。

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狄托在巴爾幹半島上崛起，國際共產主義南侵，希臘即將被赤化，形勢十分危急，聯合國遂於一九四九年成立巴爾幹特別委員會，由九國組成（俄國未參加）。我國駐希臘大使溫源寧為該會重要委員之一，溫大使的學識、才智似比當時五國小組之人選高明。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間，我國先後有駐希臘武官江子清、譚錫江，以及三位年輕外交官桂宗堯、趙金鏞、吳權等擔任過聯合國觀察員，他們駐在希臘薩隆尼加(Thessaloniki)及北部邊境各達一至二年之久，負責糾察南北停火任務。當年巴爾

幹特別委員會曾造就了南斯拉夫聯邦之統一，防止了阿爾巴尼亞、羅馬尼亞、南斯拉夫三個共產國家滲透希臘，擄掠人民，也遏止了希臘、土耳其、塞浦路斯陷入鐵幕。美國馬歇爾計畫(Marshall Plan)援助希、土兩國，成效顯著。戰後，我國位居五強之列，在國際糾紛中扮演著調解、消弭戰爭之角色。今日回憶當年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外交活動，誠不勝感慨。(未完待續)

讀者投書

逕啟者：

頃閱貴雜誌中外名人傳(六十一)蔣彥士記述蔣先生一生事蹟，惟第七十四頁說到香蕉案時，所記「蔣彥士首當其衝，不過那時是權威時代『刑不上大夫』蔣彥士無事過關。」一段，易使人誤會蔣先生也拿了金碗，茲將送給蔣先生金碗一點，概述於後，因那時我是他秘書，所以知之較詳：

高雄青果合作社送給蔣先生的是金杯(比碗重)，送來時蔣先生在日本公幹，經同事們研商並稟明秘書長後，由農復會備函，由秘書處、總務處各派一人，特函並將金杯送還高雄青果合作社台北辦事處，並由該處摺給收據存卷。

幾年後事發，在報章披露前晚，蔣先生已得到消息，次日清晨來電要我七時去辦公室，有要事相商，我到後，蔣先生問我可清楚此事，他說他似乎記得有此事，但事實經過已記不清楚，我向他報告事實經過後，即從檔案中取出公文及收據，蔣先生當時即寫了一封信附公文及收據影印本給調查局沈之岳先生，信由我親自送去(調查局應有案可查)所以據我所知，香蕉案中，似乎只有蔣先生未曾接受金杯，所以不是「刑不上大夫」，其實在這案件中有官職比蔣先生更高的，也因此案丟官。為恐影響蔣先生清譽，爰予誌明。此致

中外雜誌社編輯先生 並請

撰安

二千年七月十五日
前農復會秘書沈伯助敬上